

泰国勿洞地区华裔中文学习情况调查报告

A survey report on Chinese learning in Betong, Thailand

沈芸¹

SHEN Hong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E-mail: 412837271@qq.com

宋楚伊²

SONG Chuyi

广东深圳第二外国语学校

Shenzhen Second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E-mail: 936993330@qq.com

蔡秋松³

CAI Qiusong

重庆大学

Chongqing University

E-mail: 412837271@qq.com

摘要 泰国是东南亚华裔最多的国家，华人入乡随俗，虽未完全同化但“泰化”明显，这导致华裔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上也出现分歧、无归属感。本文以马泰交界地区泰国南部也拉府勿洞市的七名华裔三代汉语继承语学习者为对象，通过实地调查发现这七名华裔三代在中文学习方面具有中文水平和学习意愿不成正比，方言传承度较低，自身的身份认同感较低等特点，论文从家庭因素、学习动机、教学水平、自我认知等方面分析原因，最后从家庭和华校两个角度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 泰国勿洞地区；华裔；华文教育；中文学习

Abstract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an enhance the sense of identity of overseas Chinese and Chinese to the

收稿日期：2022年8月5日

作者简介：¹沈芸，女，中国贵州人，重庆大学，副教授，硕导，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传播。

²宋楚伊，女，中国广东人，广东深圳市龙华区第二外国语学校，专技11级教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文教育教学。

³蔡秋松，男，泰国勿洞人，重庆大学，本科。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

motherland and improv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beauty of China's image. Taking overseas Chinese as a “bridge” can realize the spiritu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people and the people of other countries, promote the mutual learning of world civilizations, and build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ailand is the country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Chinese people in Southeast Asia. Chinese people do as the Romans do. Although they are not completely assimilated, they are obviously “Thai”, which leads to differences and no sense of belonging in the sense of identity of Chinese people to Chinese culture. This paper conducts a field survey on seven three generations of Chinese language inheritors in Betong District, southern Thailand. It concludes that the seven three generations of Chinese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which is not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their learning willingness, low degree of dialect inheritance and low sense of identity,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from the aspects of family factors, learning motivation, teaching level and self cognition.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and Chinese school.

Keywords Betong; Thai Chinese; Chinese education; Chinese Learning

一、引言

泰国是整个东南亚地区华裔人数最多的国家，华裔人口数量大约占泰国人口总数的 14%，这些华裔多源于两广和福建地区（李慧芬、康晓丽，2018）。大部分的华裔家庭已经在泰国生活了百年，并且华人与泰国的文化契合度较高，基本上从第一代开始就被逐渐泰国人同化，到了第三代，泰国华裔多以泰语作为母语，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与泰国人几近相同。中泰友好关系源远流长，早在七百年前两国就有广泛的贸易往来，中国文化和风俗习惯与泰国文化及生活习惯相互融会贯通，一路发展至今¹。时至今日，中文和中国文化一直在华裔的工作和生活中存在，第三代第四代华裔的汉语文化认知对传承汉语起着关键性作用。语言是一种身份认同，后代华裔对中华文化认同度，中文在华裔间的使用率，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之后的华文教育以及中泰两国文化的传播。

二、泰国华人移民简史和华文教育发展史

中泰两国交往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泰国素可泰王朝，之后大量华人因为贸易、战争等原因前往泰国定居（陈倩倩、王博，2021）。明末清初开始，华人在泰国的作用逐渐显示出来，特别是在郑信打败了缅甸入侵者，建立吞武里王朝，成为整个泰国最伟大的五位大帝之首后，华人迁移的浪潮进入了繁盛期，在清朝晚期到达了顶峰（黄素芳，2012）。泰国政府对华态度也在 20 世纪初发生了转变，当时泰国的君主立宪制瓦解及世界范围内爆发了经济危机，泰国政局不稳且泰国政府认为泰国的华人与中国革命联系紧密，于是开始限制华人发展，直到 1975 年两国建交后才有所好转。因此，泰国的华文教育虽早已形成了固有的教育体系，但也经历了很多波折。周庆生（2018）将跨境移民的语言选择策略分为三种，分别是“隔外存内”；“顺外弃内”，又名“语

¹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泰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http://th.mofcom.gov.cn/article/zhengwen/wenzi/202110/20211003207081.shtml>

言适应-同化模式”；“顺外传内”，又名“语言适应-传承模式”。根据这一概念，可将汉语泰语关系分为四个时期：

1.1918 年之前：隔外存内阶段。此时在泰华人多为谋生型和逃亡型，依旧思念故土，故华裔在文化融合过程中出现抵抗情绪，抗拒泰化，创办的华文学校共有四十几所，遍布泰国。要求后代掌握和使用汉语，民族性较强。

2.1918-1932 年：隔外存内被迫开始进行转变。泰国出台了《民校条例》《强迫教育条例》，限制华文学校的办学和发展，华文在法律层面上从学校单位变成了学校开设的一种课程。泰国政府要求华裔接受泰语教育，缩短汉语教学实践。

3.1932-1975 年：泰国政权从君主专制变成君主立宪制。这一时期泰国对华文教育的政策也从前期的限制变成了打击。华文教育只能转变成家庭教育的模式，在艰难中延续。

4.1975 年以来：顺外传内。中泰两国正式建交，泰国政府开始放宽中文教育。朱拉隆功大学、国立法政大学相继开设了中文专业。但是，直到 1988 年，泰国政府对华文教育的管理才逐渐放松。

在泰国华文学校发展过程中，整个泰国的华文教育性质则由华人自发转为政府自主（赵惠霞、秦娟，2019）。早期的华文教育得到了完全传承，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时期传承受阻，华文教育也没有完全中断，而是在如今宽松的大环境下，华文教育却出现了隔绝现象。这就导致许多第四代泰国华裔基本都以泰语作为母语，不会使用汉语，导致后代华裔无归属感。而且，泰国华人来自中国各地，方言相差甚远，所以虽然泰国华人社会一直都存在中文教育，但无统一的标准，导致泰国华人华侨后代所接收的华文教育有偏差。即便是改革开放后，普通话标准版传入泰国，目前仍有大部分华裔后代发音不标准，对中文的书写一知半解。泰国华侨华人数量大¹，随着华人华侨群体在泰国的话语权不断提高，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使其在提升华文教育质量上发挥作用。本文选取马泰交界地区泰国勿洞市华裔家庭展开调查与研究，可以如实地反映当地华裔的中文学习现状，丰富泰国地区汉语继承语的研究，促进华裔中文学习与华校教学的发展。

三、泰国勿洞地区华人特点及当地华校现状

位于泰国南部的勿洞市又名“雾中山城”，系泰国南部与马来西亚吉打州毗邻的一个边陲重镇，聚居着泰人、马来人和华人。华人约 6 万多，80% 是广西同乡，故被誉为“广西村”²。勿洞地理条件优越，四面环山，气候宜居，土壤肥沃，适宜种植各种热带水果，所以早在 1799 年就有记载华人前往勿洞从事种植开荒方面的工作。当时勿洞地区遍地都是原始森林，泰国政府鼓励中国工人前往开荒，这些政策让许多在中国生活艰难的农户就从海上来到马来西亚，徒步前往勿洞开荒，以种植橡胶树为业，开始了初期艰苦的创业。随着世界战乱，更多的中国人来到勿洞谋生，当时泰国政府允许华侨拥有土地权。来到勿洞的中国人艰苦创业，从事农业逐渐积累财富。根据文献记载发现，华人迁徙至泰国勿洞有如下两个特点：

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华侨华人分布状况和发展趋势》: <http://qwgzyj.gqb.gov.cn/yjyt/155/1830.shtml>

² 广西外国语学院: https://www.gxufl.com/gxufl_news/61542.html

- 1.大多数华人是为了躲避灾祸从马来西亚迁徙至勿洞的。
- 2.大多数迁徙至勿洞的华人多贫穷，以从事农业体力劳动者为主。

第一代前往勿洞的华人大多没有泰国国籍，也没有护照、中国身份证件，因此从前往勿洞谋生开始都只能一直居住在泰国。第一代华人即使与当地泰国人结为夫妻，依旧对中国抱有“落叶归根”的想法，所以，家境富裕的华人会把华裔二代送回中国接受教育或聘请当地的华人担任家庭教师，家境一般的会选择将二代送往寺庙或者华校进行教育。当时的华人华裔能够较好地保持“华化”。到了后期，随着社会关系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华文教育的发展历经了坎坷，华人社会也从封闭走向开放，为了更好地适应居住国的生活，华裔三代开始以泰语为母语，学习泰国文化，较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如今中文是华文学校的必修课，大多数的华人家庭选择将下一代送入华文学校学习。勿洞中华学校 (Jong Fa Foundation School)，由旅泰华裔先贤、华社领袖和热心人士于 1923 年创办。是一所受泰王国政府资助的民办慈善型学校，是泰国办学历史最为悠久和最具规模的华校之一。被中国国务院侨办评定为“海外华文教育示范学校”。中华学校全校学生总共有近两千名，全校分成幼儿园部、小学部以及中学部。学校教职员百余位，中文教师近三十位。中华学校的中文教师其中有一部分是泰籍，大学专业是中文，有前往中国交流学习的经历，其他是临时来自勿洞孔子学院的中国外派教师和志愿者。勿洞中华学校历经百年风雨，为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学校发展至今，已然成为了勿洞华人的文化中心，更是全体泰国华人的骄傲。

四、泰国勿洞地区华裔学习情况

“继承语”一词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70 年代，其中移民继承语指移民到某国人所使用的语言，比如美国华人使用的汉语 (韩晓明, 2018)。本研究基于移民继承语的理论，深入调查勿洞地区华裔中文学习状况，发掘原因并提出相应建议¹。

地处马泰交界的华裔对中文、中国的了解、认同感不尽相同。本文在对勿洞地区展开全面调研的基础上，选取七个具有代表性的华裔家庭进行深度访谈，着重调查第三代、第四代的华裔学习者，客观分析评价华裔的中文水平、华文教育方式，总结出泰国华裔学习汉语继承语的学习动力具有多重性，并且动力因素也会随着年龄、认知的提升而变化的结论。如何将外在动力转换为内在动力，是华裔学习汉语继承语的关键。对于华裔学习汉语继承语来说，身份认同十分重要，华裔学生需要在学习继承语与多重身份认识中重新构建良好的继承观念。

(一)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1.对中文学习持积极态度的华裔

蔡秋松，男，22岁，华校就读。蔡秋松的爷爷奶奶来自潮汕普宁，是勿洞第一代华人，当年躲避战乱坐船来到勿洞，便在此安身立命。外公外婆属于客家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来到勿洞做

¹ 郭熙 (2015) 将 heritage language 译为“祖语”。

生意。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语言、生活上，都受到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即使一辈子生活在泰国也未曾改变。他的父母都出生在泰国，按照泰国当时的规定，凡在泰国出生者，都具有泰国国籍，所以其父辈属于第二代华裔。他们接受的语言教育以泰语、汉语、英语为主，受到家庭的影响，在家中交流都是使用潮汕话或客家话，即使学习的语言汉语仅占一半，但接受的都是中国式教育；在学校接受的都是西式教育。所以父辈们几乎都能用汉语、泰语进行交流。到了蔡秋松这辈全部出生在泰国，属于第三代华裔，家庭教育中仅接触到少量的中国文化，家庭交流中，父辈们有时用潮汕话或客家话，有时完全是泰语交流，所以蔡秋松等并不具备很强的汉语听说能力。在学校教育方面，接触的全是泰国的文化历史，语言以泰语及英语为主，再加上泰国政府有意让他们泰化，第三代华裔仅知道自己有中国的血统，但是对中国的文化、语言并不熟悉。

谭梦舒，女，23岁，华校就读，蔡秋松的高中同学。祖籍来自广东揭阳，外公在50年代来到泰国勿洞做工，之后便一直辗转泰国曼谷、清迈等地工作，最后在勿洞开店并定居下来。外公生了3个孩子，母亲、姨妈和舅舅。母亲出生在泰国，父亲是泰国人。目前一家人都居住在一起，但是只有爷爷打电话探亲时，偶尔使用揭阳方言交流，在家族日常交流中，与子女、孙辈沟通都是使用泰语，所以家族中除了爷爷没有人会使用汉语，而爷爷也只会潮汕话，普通话掌握并不好。爷爷希望子孙可以学习汉语、在中国学习工作，因此，谭梦舒与姨妈的孩子选择在泰国华校读高中，高中时就考取了HSK证书，大学申请了中国奖学金并前往华侨大学就读。

刘雨婷，女，23岁，华校就读，蔡秋松的高中同学。爷爷在上世纪60年代前往泰国曼谷从事体力工作，奶奶同样是前往泰国工作的中国人，移民后只回过中国两次。爷爷奶奶的祖籍都是广东汕头。爷爷奶奶生了3个儿子，目前除了大伯一家人都在勿洞从事餐饮行业。爷爷奶奶都是中国人，所以家庭交流都是用潮汕话及普通话，爷爷奶奶会基础泰语。父亲一辈都能流利使用潮汕话，普通话不甚流利。在刘雨婷这辈中，有的兄弟姐妹在中国读小学而后在泰国读中学，有的则一直在泰国读书。选择在泰国学习的兄弟姐妹上的是本土学校。因为教学方式和教学语言与华校有截然的区别，所以他们并不能完全掌握中文，只具备中文听说能力，不具备读写能力。而小学在中国学习、初中高中在泰国华校学习的她，能很好运用中文的听说读写，也具备泰语的听说读写能力。因此他们的长辈认为，能够掌握并熟练运用双语，可以在将来的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优势，所以她选择了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高中毕业后前往厦门大学学习。

刘宏宇，男，18岁，是刘雨婷的弟弟，和她情况基本一致。目前就读于泰国勿洞中华学校，因为喜欢华校老师的教学方式，所以他对中国文化兴趣也随之提高。刘宏宇能熟练地使用泰语和汉语，对中国的发展保持乐观的态度，喜欢中国文化，认同华裔的身份，也计划在大学期间前往中国留学，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

2. 对中文学习持消极态度的华裔

李少辉，男，22岁，蔡秋松的初中同学，第四代华裔。祖籍中国福建，其太爷爷在二十世纪30年代来到泰国曼谷谋生，从事商品买卖的工作，娶了泰国的妻子。他的爷爷这一辈共有4人，由于中国战争的原因没有回过中国，全都只会使用泰语交流。奶奶是泰国人，生了5个孩子，即两位伯父、一位姑姑、一位叔叔和他的父亲。目前家庭基本能解决温饱问题，父辈都在泰国有

一份谋生事业。和李少辉同辈的孩子都在上学，只有他前往中国留学。除了高中在华文学校学习过汉语以外，在以往的家庭生活中他都没有接触过中文。之所以学习中文，是基于父亲认为目前中国发展形势很好，泰国与中国之间生意往来多年，学习好中文对以后的就业有较大帮助。家族中已经没有人会使用中文，所以高中开始他父亲便要求他在学校往中文专业发展。但是他自己表示，对中文并没有什么太大兴趣，对华校老师的教学方式也不在意，只是想遵循父母的意愿。他的口语及写作能力都很差，目前在暨南大学留学，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打算毕业后回泰国开店或者学习其他专业。李少辉家庭中文氛围不太浓厚。

叶龙，华裔三代，本土学校上学，祖辈情况和其他华裔不一样，其家庭沟通所使用的语言是中文，普通话水平很高，但是他对学习中文没有什么兴趣，也一直在泰国本土学校上学。因为他认为祖辈都在泰国生活，已经变成了真正的泰国人，没有必要再去学习继承语，在家庭中能够与长辈使用中文沟通就好，等到祖辈老去，也不会再使用中文。他目前在欧洲留学，学习的是工程专业。

蔡梓坤，蔡秋松的堂弟，从小在中国长大，初中之后才来到泰国学习泰语，已经完全掌握泰语，打算在泰国华校完成学业后，留在泰国读大学，毕业后在泰国找工作。他已经没有前往中国接触中国的打算了。

(二) 调查结果

上述所有案例中，除了李少辉其余都是华裔三代。李少辉、叶龙、蔡梓坤对中文掌握程度虽有所不同，但是都对中文、中国文化认同感较低，泰化程度较高。7个个案具体情况总结见表1。

表1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统计表

姓名	一代华人祖籍	是否混血	二代家庭语言	三代家庭语言	汉语流利程度	泰化程度	就读于华校	前往中国大学学习
蔡秋松	潮汕 普宁/ 客家	否	潮汕话/客家话	潮汕话/客家话/ 泰语	较低	较低	是	是
谭梦舒	广东 揭阳	是	泰语	泰语	较低	较高	是	是
刘雨婷	汕头	否	潮汕话/普通话	潮汕话/普通话/ 泰语	高	较低	是	是
刘宏宇	汕头	否	潮汕话/普通话	潮汕话/普通话/ 泰语	高	较低	是	是
李少辉	福建	是	泰语	泰语	较低	较高	是	是
叶龙	未知	否	汉语	汉语	高	较高	否	否
蔡梓坤	潮汕 普宁	否	汉语	汉语	最高	较高	否	否

通过对上述7位案例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根据原鑫（2020）总结的《继承语水平影响因素调查问卷结构图》，作如下的总结：

表 2 勿洞地区华裔个案影响因素统计表

		蔡秋松	谭梦舒	刘雨婷	刘宏宇	李少辉	叶龙	蔡梓坤
个体背景	开始学习汉语的时间	三岁之前	中学时期	三岁之前	三岁之前	中学时期	三岁之前	三岁之前
	父母汉语掌握情况	方言流利 普通话一般	泰语	方言流利 普通话一般	方言流利， 普通话一般	泰语	汉语	汉语
	祖父母汉语掌握情况	方言流利 普通话一般	揭阳话 泰语	方言流利 普通话一般	方言流利， 普通话一般	泰语	汉语	汉语
语言应用	语言输入	父母 祖父母 华校 朋友 网络	华校 朋友 网络	父母 祖父母 华校 朋友 网络	父母 祖父母 华校 朋友 网络	华校、 朋友	父母 祖父母 朋友	父母 祖父母 朋友
	语言使用	父母 祖父母 华校 朋友	华校 朋友	父母 祖父母 华校 朋友	父母 祖父母 华校 朋友	华校	父母 祖父母 朋友	父母 祖父母 朋友
社会情感	语言态度	重视和喜爱 学习意愿 使用意愿 传承使命	重视 学习意愿 使用意愿	重视和喜爱 学习意愿 使用意愿 传承使命	重视和喜爱 学习意愿 使用意愿 传承使命	学习意愿 (低)	学习意愿 (低) 使用意愿 (低)	学习意愿 (低) 使用意愿 (低)
	族群认同	身份认同 族群融入 寻根意愿	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 族群融入	身份认同 族群融入	无	族群融入	族群融入

在勿洞学习的华裔中，大部分的学生具备简单的中文听力能力，能用简单的话语进行日常生活沟通，但不能流利地表达出意思；在阅读方面，基本只能阅读短句，不能阅读中文的长难句；在书写方面，不能独立完成中文写作。华裔三代整体的中文水平与非华裔并无明显差别。从继承语理念而言，听说读写四方面是能反映汉语继承语能力和认知的，因此华裔中文水平能力仍有待提高。通过分析，马泰交界的华裔学生的中文学习特点如下：

- 1.中文水平和学习中文的意愿并不成正比。从之前的案例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对中文的掌握程度并非直接影响其学习中文的态度，反之亦然。这也是勿洞地区华裔比较典型的特点。
- 2.方言传承度较低。和其他地区相比，我们调查的对象中，大部分的方言已经出现完全隔绝的趋势，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华裔更希望学习普通话。
- 3.接受中文教育更多是出于实用性目的。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华裔并非对中文有排斥情绪，只是相对而言对中文的学习更加被动，或者觉得没有必要去学习中文且大部分华裔学习中文的目

的实用性较强。因此可充分调动学生的内在积极性，让学生从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提高学习效率。

4.身份认同感较低。Dick R. V. (2004) 将组织认同分为认知、情感、评价及行为四个维度，其中认知是指个人觉得自己实属某一团体，并了解此团体的特性，根据此标准本研究发现当地的华裔虽然认同自身的华裔身份，但是他们的身份认同更多的停留在认知层面。

(三) 原因分析

1.个体背景

因其独特的地理和历史特点，勿洞地区的华人有着特殊性：为了逃避灾难从马来西亚迁徙至勿洞地区从事农业体力劳动，因此华裔学生的家庭成员大多学历较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勿洞地区早期华人的生存环境艰难，受教育程度低，家庭沟通多是方言，所以初代华人基本只会方言，传承的也多是方言。当时泰国男女比例大，加上泰国政府鼓励支持，所以通婚率极高，为了在泰国社会生存下去交流使用的是泰语。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时的华人大体还停留在生存需要这一底层中。

个体背景包括是否混血、家庭语言、中文流利程度在内都是比较重要的因素，上述案例中，华裔的父母学历低，非混血的华裔如果家庭语言是方言，其普通话掌握程度不如家庭语言是普通话的华裔学生，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度、对中文学习的积极性是最高的。总体而言，个体背景包括开始学习中文的时间、回中国的次数、在中国逗留的时间、父母学历、父母中文掌握情况、祖父母中文掌握情况，这些并非绝对因素。如李少辉、叶龙、蔡梓坤并非混血，后两者的普通话非常流利，但是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度、对学习中文的兴趣和热情均较差。语言应用人数和华裔的中文水平、学习中文的意愿总体呈正相关关系。

2.社会情感

除了个体背景外，社会情感更是直接影响华裔学习中文的因素，社会情感包括语言态度和族群认同。语言态度包括重视和喜爱、学习意愿、使用意愿、使命传承，通过调查发现，语言态度中体现更多倾向的学生，学习和传承中文的意愿更高，对自身华裔身份的认同度更高。其中族群认同是最为重要的维度，在上述案例中，有身份认同的华裔学习中文的积极性更高。

(1) 多重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感是指一个群体对文化、国家、家庭的认同感，它直接影响语言学习中的动机、兴趣。华裔在学习中文时常表现出双重身份认识分裂、认同选择困难等问题，这都与身份认同感缺失有重要关系(陈雪娟, 2012)。初代华人可以称为“黑户”，既不是泰国人身份，也没有中国身份和护照，一辈子不能离开勿洞，对于身份容易出现焦虑现状，身份危机意识强。泰国国籍只认出生地，所以为了保护二代华裔的泰国国民身份，帮助他们融入泰国社会，他们希望二代可以学会用泰语进行沟通。这种思维方式影响到了三代的学习，所以总体而言他们虽然承认自己华裔的身份但是对华裔这个身份并不自信。泰国勿洞华人已经基本融入泰国社会，很难区分泰人与华人。虽然泰国华裔泰化比较严重，但从内在来看即使是第三代泰国华裔，仍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也承认自身文化的根。大多数新生代华裔对中国的印象是正面的、积极的，

对中国的认识也较为客观，只是与其祖父辈相比，他们的文化认同感正呈代际减弱趋势。个人的身份是在长期语言背景下形成的，通过日复一日的交流中来巩固身份认同感。对于华裔学习汉语继承语来说，学习的过程与身份认同的过程都是相互影响。在蔡秋松学习的学校中，将近一半都是华裔，但许多华裔对这个身份存在疑惑。而且部分华裔家庭没有将孩子送往华校，而是送往普通泰国中学学习，这也导致了三代、四代华裔没有良好的中文习得环境。大部分同学都会承认自己是华裔，但是并不会对自己的身份感到自信。对于部分中文好的华裔，大部分人都只是羡慕，他们可以选择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这就体现了华裔学生在自身身份上存在矛盾，即对华人后代身份没有感到自信，又因为家庭氛围总会不自觉影响他们对中国文化内在的认同感而羡慕中文精通者。这就是在双重身份下，华裔学生需要在学习继承语与多重身份认识中重新构建良好的继承观念，也意味着整个华文教育在当地实施、推广具有极高的可能性。比如在华文学校中，学校可以规定让学生都呼喊中文名字，并在课堂上让每位同学介绍中国姓氏的渊源以及自己名字的来源。家庭中鼓励华裔家庭多用方言交流，华人长辈多与后代讲述过往经历，增强华裔身份归属感。

(2) 学习动机复杂：学习动机可以分为工具型和融合型，工具型是指有目的、被动的去学习，如学习后能够获得利益或价值（郑晓琴，2010）。华裔学习汉语继承语的工具型动机就在于能够掌握双语，在中泰两国贸易往来频繁的大背景下能够发挥更重要的角色。融合型指的是对所学习的文化产生兴趣，乐于融入其中，如对汉语继承语的学习，是为了能够更好与家人、中国朋友进行交流而主动的学习。泰国华裔对汉语继承语学习年龄逐渐低龄化，因为年龄小，价值观还未形成，对继承语的学习目的就不明确，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年龄小的华裔，在开始学习汉语继承语时，华裔家庭应该给予积极支持作为外在动力。有研究表明，家庭的希冀往往是华裔第二语言习得成功的动力。这就是中国式教育里的望子成龙，在这样的环境下，华裔更容易习得汉语继承语。学习动机能激发并维持学生的学习活动，泰国华裔学生在高中至大学阶段对于汉语继承语的学习多数是源于对汉语知识的求知欲，他们明白熟练掌握汉语继承语，在今后的工作中就能有一技之长，可以从事理想的工作。如今中国的崛起，华裔的双语技能越发“吃香”，中文教育早已进入泰国学生课程，成为考入大学的语言选择之一，HSK、HSKK 考试成绩也成为留学中国奖学金的一种参考依据。上述案例中，他们学习中文的原因多是中国经济实力强盛、帮助就业或者完成祖辈的愿望，例如蔡秋松、刘宏宇属于融合型动机；谭梦舒、刘雨婷属于工具型动机。李少辉、叶龙、蔡梓坤的动机都较弱，其中李少辉属于工具型动机，叶龙属于融合型动机。以上都是泰国华裔学习汉语继承语的学习动力，这种动力因素也会随着年龄、认知的提升而变化。但压力下的语言学习往往不能持之以恒，因此如何将压力转换为动力这才是华裔汉语继承语教育的重中之重。

表 3 勿洞地区华裔个案动机统计表

	融合型动机	工具型动机	基本无动机
较强	2	2	
较弱	1	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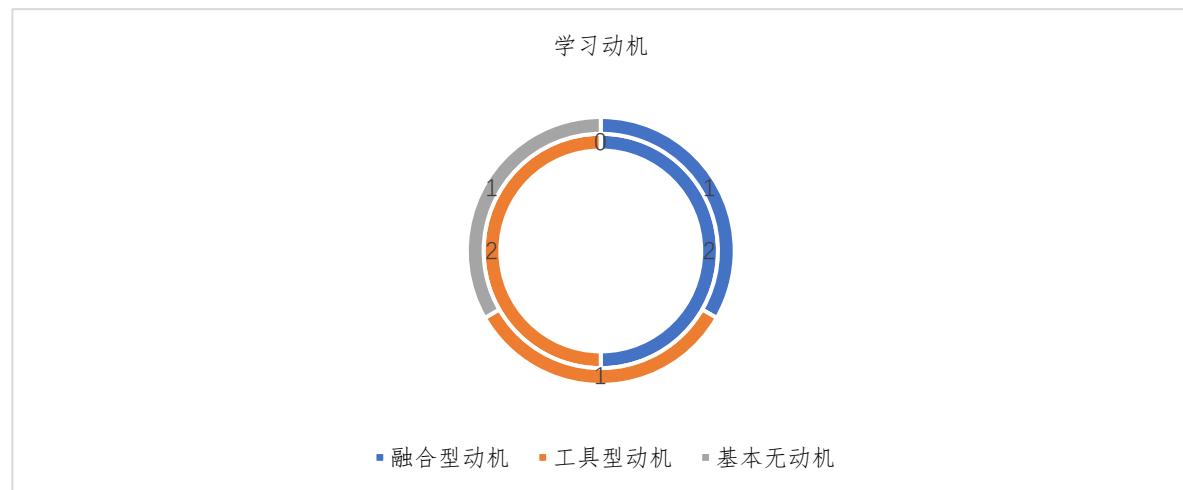


图1勿洞地区华裔个案动机饼状图

3. 华文学校的中文授课情况

(1) 学生中文水平：勿洞地区华文学校都采取根据年龄的分班制度进行管理，但华裔学生在入学前受家庭影响各有不同，学生具备的中文能力层次不齐，因此按照年龄来分班实际上并不能代表学生的中文水平。有些华裔学生年龄比较大，被分在难度较高的中文班，但他们的中文水平并不是随着年龄增长而提高，跟不上班级课程，导致厌学一系列恶性循环。即便是华裔通过了YCT 测试，仍不能代表华裔学生真实的中文水平。还有就是初级、中级、高级班的教学问题，按照中文水平来分班，应当有相应的中文教学内容标准来区别，而目前的华文学校对于班级的教学标准并没有统一的规定。虽说有许多中文水平不错的华裔学生，但是就蔡秋松就读的学校来看，具备良好听说读写能力的华裔学生不到 10%，大部分华裔中文能力水平严重不足，即便是就读于华文学校，教学语言也是中泰双语。

(2) 中文课程设置：勿洞地区小学开设中文课程的学校比较少，中华学校开设小学班，主要教授汉语启蒙，但大多数都是泰语汉语穿插教学，没有以中文为主，课程主要是拼音课，小学毕业相当于中国小学三年级水准。中学的课程则包括口语、历史、书写等，高中除了必修的课程外，还非常重视学生的课外实践活动。学校定期会组织中国文化活动来培养中文专业学生的兴趣及能力，如举办汉字书法比赛、剪纸才艺比拼等。中文作为专业方向属于必修，一节课时为 50 分钟，一天至少有一节，能让学生掌握中文基础。日常的考试标准以合格与否进行评估，出勤率、各阶段考试绩点以及上课的表现综合评估。

(3) 教师构成：华文学校的教师主要分为本地教师及外来教师。本地教师为泰国人，大多在泰国大学学习中文专业，毕业后从事中文教育工作，这类教师能更好的与学生分享非母语学习中文的经验，同时身为泰国人，更了解泰国学生的生活习惯及学习方式，能够调整教学方案以适应教学。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泰国学生前往中国攻读国际中文教育专业，毕业后投身泰国华文教育，也有更多本土中文专业的泰国教师开始关注华文教学。但他们并非中文母语者，在某些方面不能很好的表达，也有可能误导学生。目前勿洞中华学校泰语教师 60 余人，中文部教师 19 人（18 名是泰国人，1 名中国人）。勿洞市孔子学院几乎都为中国教师，最多时候有 10 余人。外来

教师是汉办的志愿者教师，他们大多数年轻，学习能力强，给华文学校注入新鲜与活力。年轻的中文教师在教学方式、教学感染力方面，比年长的中文教师更容易获得华裔学生的喜爱，从而提升他们对中文的兴趣。但志愿者教师的流动性大，一般任期一年或者两年，两年后大部分志愿者选择回国，这也导致学生刚熟悉教师的教学风格后，就要面临教师的更换，容易导致学生的厌学心理。

五、建议与总结

郭熙（2022）曾指出“传统上海外华语传承主要通过华校来实现，重视标准语教育；未来应重视互联网赋能和现代科学技术支撑下的家庭学习，同时，应认识到方言的可利用价值，还要处理好语言学习和文化传承的关系。”同时，我们还认为，学好中文固然很重要，然而父母和华校如何引导华裔后代对中国产生深入而持久的兴趣以及情感上的亲近，更加重要。在这一点上父母投入的精力和引导或许应该比学校要多得多。以下建议结合泰国勿洞实地调研情况，围绕家庭与华校两个方面，将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一）制造浓郁中国情节，家庭是核心是关键

目前越来越多的孔子学院在泰国落地，中文教育已经在泰国生根发芽。通过实地调查结果分析，可知以中文为背景的华裔家庭，学生对汉语继承语基础掌握得更扎实，同时对中文兴趣更高。同时与华裔学习者运用什么方式进行日常沟通对继承语的学习极为重要。大部分的泰国华裔学生在入学前与家人沟通几乎都是使用汉语方言与普通话。但是在入学后情况就不一样，虽然华裔学生进入华文学校就读，但学生之间的主流语言依旧是泰语。此时学生年龄小，正是构建语言、认知能力，文化归属感的关键时期。入学后使用中文的频率大大减少，在校时间长、同学沟通多，久而久之就会导致华裔学生使用泰语作为交流语言，继承语认同感大大降低。这样的情形下家庭对继承语的态度至关重要。此时如果家庭迁就学生使用泰语作为日常沟通语言，学生大概率就会选择泰语作为沟通语言，逐渐放弃或者遗忘中文。华裔家庭可以坚持使用中文尤其是方言与学生沟通，不断传递中文知识，增强华裔学生继承语文化归属感及文化自信，在汉语继承语的学习中能保持兴趣及成就感。在行动上同样也要传递信号：组织华裔举办传统中国节日的家庭聚会；和祖辈一起观看中国传统影剧，长辈对后辈讲解一些历史故事；和华裔子女共同烹饪中式美食，让他们更了解中国的生活方式，鼓励他们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从而调动学习继承语的积极性，避免在汉语继承语的学习中遇到困难产生抵触心理。华裔子女回到家中之后，提供沉浸式的中文环境能让学习者感觉处于中国，培养语感。若家庭掌握中文程度有限，可以选择和学生一起通过互联网媒体和现代科学技术支撑下的家庭共同学习。家庭是华裔学习继承语最好的环境，华裔家庭应该合理营造中国氛围，同时也应该注意学习者的情绪，调整学习方式。

(二) 满足中文学习需求,学校是资源是保障

学校管理、教师的教学方式都能对华裔学生的学习产生深远影响。华裔学生受家庭因素影响,继承语能力参差不齐,而华文学校分班的不科学性导致学生继承语教育出现偏差。本研究建议华文学校对于新入学的学生进行分班测试或者水平测试,对学生的继承语能力水平进行评定后再进行合理分班。例如按照《继承语水平影响因素》对学生的家庭背景、出生地、入泰时间、长辈汉语水平等进行评估,对无继承语沟通的家庭、继承语听说能力差的学生分为基础班级,进行基础的继承语教学,从而减轻学生的课程压力,降低厌学心理出现的几率。对于具有一定的继承语能力、家庭多使用继承语沟通的学生可归为提高班,对此类学生进行继承语专业巩固,以提升水平为主,因材施教。因此,合理科学的分班更能满足学生的继承语学习需求。

在课程设置方面可以增加中国文化体验课。目前勿洞的华文学校课程中没有开设专门的文化课程,由教师在日常课程中一带而过,不能吸引华裔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渴望。文化课程可以增设包括中国武术、乐器、戏曲、餐饮、中医等内容,让华裔学生参与其中,培养对文化的认同感;让学生体验时下流行的中国社交方式,体会中国的交际文化;利用假期举办中文夏令营,通过趣味性强的游戏吸引低龄华裔参加;举办书法比赛、朗诵比赛等,促进华裔学生的积极性。学校应定期与泰国市政府、孔子学院、华人团体联系,为华裔之间的交流提供更优质的平台。总而言之要将继承语教学融合到社会团体中,增强华裔学生的归属感,提高其继承语沟通能力。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是影响华裔继承语学习的重要因素,教师的教学方法影响学生的认知和学习态度。目前华文教师的教学方式普遍都是背诵、默写、听写、朗读、机械测试等,但是对低年龄段的华裔学生而言机械性的练习并不能提高他们的兴趣。这就要求继承语教师在教学方式上进行调整,如利用课堂问答、演讲讨论的方式让学生参加,唱中国歌接龙、看动作猜字等都能提高学生在课堂的积极性与趣味性。

目前大部分华人学校的教师都来自于中国外派教师以及留学中国的泰国籍教师。外派教师多处于流动状态,工作一两年后就离开,流动性太强容易导致学生对课程态度的转换。泰国籍教师虽然具有专业背景,但是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并不深入,教学的针对性较弱。而移民来泰的华人教师、在中国生活过的泰国华裔,他们的中文知识过硬、流动性小,非常适合继承语教学。因此华校可以根据教学能力和需求适当聘请华人教师等作为专职教师。

泰国华裔众多,其移民史可追溯到13世纪,因此华裔学生学习汉语继承语的动机背景都不一致,个人背景比较复杂。而继承语的学习涉及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成长环境、学习动机、学习态度、教学方式等。勿洞位于马泰交界,一直是泰国华裔大市,研究当地华裔汉语继承语水平对推动当地华文教育发展有重要的价值。

总体而言,勿洞地区华裔学生中文水平参差不齐,生活在中文家庭中的华裔学生,至少具有基本的听说能力。除了家庭及学校因素影响华裔学习中文的进度,提升中华文化认同感更是让学生对中文产生兴趣的关键一环。良好的认同感能使华裔更加亲近具有中国元素的事物,潜移默化改变偏见,有利于提高华裔学习中文的积极性。

六、余 论

华文教育是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华文教育可增强华侨华人对祖国的认同感，能够提高对中国形象美好度的认知。以侨为“桥”，可实现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心灵相通，推动世界文明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全球经济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中国的影响力愈发明显，中文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逐渐变大。华文教学不是简单的继承语教学，华文教学最重要落脚到华文教育中去，既是一种语言学习、文化传承，也是一种培养华裔用中文学习其他学科的能力，最终共同铸就海外华人华侨的“根、魂、梦”。要想达到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充分发挥华文的价值，包括其中的经济价值，把中文当成很重要的工具。同时加强家庭对语言的传承度，提高身份认同并将这种身份认同转换为文化认同，共建世界华人的命运共同体。华裔学生具有学习中文的优势，泰国政府为推动华文教育做出了许多努力，如创建孔子学院、吸引中国教师、开放华文学校等，但华裔的继承语教学仍不理想，许多高中毕业的学生仍不具备进行中文交流、阅读能力。本文调查结果显示中文作为华裔的继承语，学习情况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家庭因素、学习动机、教学水平、自我认知等。因而，我们认为国别化汉语继承语的调查研究，意义重大，家庭和学校对第三代第四代华裔中文学习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鉴于调查时间和调查对象受限，将来对于泰国华裔中文学习的研究还有更大的空间。

参考文献

- 陈倩倩, 王博. 泰国华侨华人与华文教育发展[J]. 百科知识, 2021(12):64-66.
- 陈雪娟. 语言学习中的学习者身份认同变化简述[J]. 校园英语, 2012(05):119.
- 郭熙, 雷朔. 论海外华语的文化遗产价值和研究领域拓展[J]. 语言文字应用, 2022(02):38-46.
- 郭熙, 刘慧, 李计伟. 论海外华语资源的抢救性整理和保护[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2(02):55-64.
- 郭熙. 服务海外华语传承之思考[A]. 华教播种者——纪念董鹏程先生文集[C]. 台北: 世界华语教育学会, 2021.
- 郭熙. 论祖语与祖语传承[J]. 语言战略研究, 2017(03):10-19.
- 郭熙. 新时代的海外华文教育与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J]. 语言文字应用, 2020(04):16-25.
- 韩晓明. 继承语理论对东南亚华语传播的启示[J]. 民族教育研究, 2018, 29(01):129-136.
- 黄素芳. 浅析曼谷王朝初期(1782-1910)泰国的华人方言群[J]. 八桂侨刊, 2012(03):51-55.
- 李慧芬, 康晓丽. 20世纪泰国闽籍华人社会变迁与族群认同[J]. 东南学术, 2018(6):227-232.
- 李建涛. 泰国华裔中学生的汉语学习态度简析——以泰国勿洞市华裔中学生为例[J]. 语文学刊, 2016(06):125-128.
- 原鑫. 华裔学生继承语水平影响因素研究[J]. 语言文字应用, 2020(03):121-132.
- 赵惠霞, 秦娟. 泰国华文教育发展演变及影响[J]. 东南传播, 2019(10):66-69.
- 郑晓琴. 论“融合性动机”和“工具型动机”对学习效率及应试表现的影响[J].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 2010(19):145.
- 周庆生. 语言适应-传承模式: 以东干族为例[J]. 语言战略研究, 2018, 3(04):10-18.
- Dick R V, Christ O, Stellmacher J, et al. *Should I Stay or Should I Go? Explaining Turnover Intentions with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Job Satisfaction*. Bristol: The British Journal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2004.